#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觀漢記卷一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劉星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四

東觀漢記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隋書經籍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令攷之范書珍未嘗為長水校尉且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案范書班固傳云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

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漢記之初創也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建武訖永初范書劉珍傳亦稱鄧太后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此漢記之初續也史通又云劉珍等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

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范書伏湛傳亦云元嘉中桓帝詔伏無忌與黄景崔寔等

共撰漢紀延篤傳亦稱篤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此漢記之再續也葢至是而史體粗備乃肇有漢記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董卓作亂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案范書蔡邕傳邕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

記所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多不存盧植傳亦稱熹平中植與邕說並在東觀續漢記又劉昭補注司馬書引袁山松書云劉洪與蔡邕共述律歴記又引謝承書云胡廣博綜舊儀蔡邕因以為志又引謝沈書云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范書李賢注稱邕上書云臣科條諸志所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

無欲著者五此漢記之三續也其稱東觀者
范書安帝記李賢注引雒陽宫殿名云南宫
有東觀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葢東漢之初著述在蘭
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
是焉故以名書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三卷
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録一
卷葢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

訖靈帝令孜列傳之文閒記及獻帝時事葢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為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隷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李賢集諸儒注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三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郘博聞見後録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葢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止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

景丹益延九傳共八卷維時有蜀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洿始以秘閣本讎校羅願為序行之刻板於江夏郡又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於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久佚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内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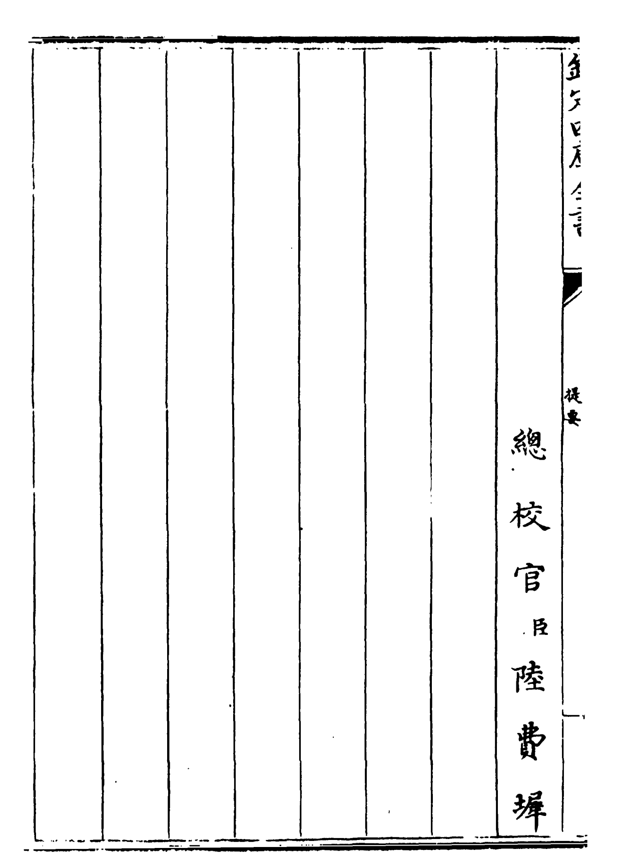
矣

本朝姚之駰撰後漢書補逸曾蒐集遺文析為八卷然所採摭據劉昭續漢書十志補注范書李賢注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五書又往往掇拾不盡挂漏殊多今謹據姚本舊文以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攷諸書補其闕逸所增者幾十之六其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姚本隨文鈔錄謬戾

百出且漢記目録雖佚而紀表志傳載記諸體例史通及各書所載梗概尚一一可尋姚本不加攷證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今悉加釐正分為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其篇第無可攷者別為佚文一卷而以漢記與范書異同附録於末雖殘珪斷璧零落不完而古澤斑斕罔非瑰寶書中所載如章帝之詔增修羣祀杜

林之議郊祀東平王蒼之議廟舞並一朝大典而范書均不詳載其文他如張順預起義之謀王常贊昆陽之策楊正之嚴正趙勤之潔清亦復槩從闕如殊為疎略惟賴兹殘笈讀史者尚有所循則其有資攷證良匪淺鮮尤不可不亟為表章矣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觀漢記卷一

帝紀一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皇帝諱秀高帝九世孫也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王生舂陵節侯舂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考侯（考侯原誤作孝侯今從范書城陽恭王祉傳及文選李善注改）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舂陵皇考初為濟

陽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案范書帝記李賢注引蔡邕碑云光武將生皇考以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與此合范書謂生子縣舍殊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如畫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帝曰秀先是有鳳凰集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聖瑞萌兆始形于此帝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在舂陵時望氣者言舂陵城中有喜

氣曰美哉王氣鬱鬱葱葱（案范書帝紀望氣者蘇伯阿也）年九歳而南頓君卒（案范書帝紀南頓君名欽即帝考也）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毎下（案太平御覽毎下作美惡）必先聞知具為同舍觧説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閭稽疑議（案文選李善注閭作問）嘗為季父故舂陵侯

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時宛人朱祜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帝語不視祜帝歸戲祜曰嚴公寧視卿耶王莽時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運關東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煑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廪之盜發其廪民餓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荆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時南陽旱饑而帝田獨收

帝仁智明達（案太平御覽達作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兄伯升好俠笑帝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宛大姓李伯玉（案以下文事蹟推之李伯玉蓋即李通而范書李通傳止云字次元不言其一名伯玉是可補其闕略）從弟軼數遣客求帝帝欲避之先是時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為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案同母兄公孫臣司馬彪續漢書及是書李通傳俱作同母弟申屠臣與此異）帝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款誠無他意帝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固始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兄弟為帝言天下擾亂

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劉氏當復起李氏為輔帝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為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不敢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帝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舂陵亦已聚會客矣帝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即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

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帝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曰以為獨伯升如此也仲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匡王鳳等因率舂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帝騎牛與俱殺新野尉後乃得馬帝起義兵案范書帝紀起兵在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攻南陽暮聞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案此有闕文考范書殺新野尉即在是時使劉終偽稱江夏吏誘殺湖陽尉嚴尤擊下江兵案班書王莽傳地皇三年遣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破下江兵帝奉糗一斛脯三十朐進

圍宛城案自此以下皆王莽地皇四年事即更始元年也　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帝為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尋邑兵到潁川嚴光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帝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為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為乃如此初莽遣尋邑欲盛威武以振山東兵甲衝輣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中壘校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曾有也帝邀

之于陽關尋邑兵盛漢兵反走帝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帝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帝乃笑且去惟王常是帝計會候騎還言尋邑兵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請帝帝到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帝及廹急帝為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八九千人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

門尋邑兵已五六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案姚之駰本作數百里參證范書帝紀則百字誤）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熛連雲金鼓之聲數十里或為地突或為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尋邑自以為成功漏刻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營而霣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壓伏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尋邑兵盛皆怖帝歷說其意為陳大命請為前行諸部堅陣帝將步騎千餘前去尋邑軍四五里而陣

尋邑遣步騎數千合戰帝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帝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百千級連勝乃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而陽墜其書尋邑得書讀之恐帝遂選精兵三千人從城西水上奔陣尋邑兵大奔北于是殺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竝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滍水盛溢邑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為之不流邑與

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王拔宛城（齊武王即帝兄伯升）後數日更始收齊武王部將劉稷齊武王強爭之遂用譖愬復收齊武王即日皆物故帝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著鼓者馬驚硠磕鄣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帝在父城徼詣宛拜帝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害齊武王帝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欲北之雒陽以帝為司隸校

尉先到雒陽整頓官府文書移與屬縣三輔官府吏案官府吏太平御覽作吏士東迎雒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擁䙓大為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漢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欲以近親廵行河北大司徒賜言帝第一可用更始以帝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帝持節渡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帝至邯鄲趙王庶兄胡子進狗牒馬醢故

趙繆王子臨說帝決水灌赤眉胡子立邯鄲卜者王郎為天子案胡子太平御覽作趙繆王子林考范書帝紀有趙繆王子林李賢注云東觀記林作臨未知胡子即臨否今仍其舊文移檄購求帝十萬戶案以上皆更始元年事王郎追帝帝自薊東南馳案范書帝紀徇薊在更始二年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帝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帝升車欲馳而懼不免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夜止蕪蔞亭大風雨馮異進一笥麥飯兔肩

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天大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竈中有火馮異抱薪鄧禹吹火帝對竈炙衣大會真定帝自擊筑案此事范書不載但云帝得任光邳彤等兵降下曲陽北擊中山拔盧奴南擊新市真定防子皆下之則大會真定當即在是時帝率鄧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天破之案劉奉范書鄧禹傳李賢注作劉欽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帝大餐啗時百姓以帝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帝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于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帝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

案范書帝紀作杜威持節詣軍門帝遣棨戟迎延請入軍見上據地曰寶成帝遺體子輿也帝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帝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軍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帝言可擊者數千章帝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案反側者歐陽詢藝文類聚作反側子與范書同帝圍邯鄲未下彭寵遺

米糒魚鹽以給軍糧由是破邯鄲更始遣使者即立帝為蕭王諸將議上尊號帝不許案范書帝紀更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帝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于更始帝擊銅馬大破之受降適畢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帝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帝輕騎入案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詔馮異軍鴈門卒萬餘人降之案詔字下原本衍曰字今刪考范書帝紀及馮異傳俱不載此詔惟異拒朱鮪李軼時曾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則軍鴈門當即在是時帝已乘王豐小馬先到矣而營門不覺案此

十五字上有闕文據范書帝紀建武元年春正月帝擊尤來大搶五幡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帝耿弇頻射卻賊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帝或云已沒即是時也帝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帝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帝大笑帝發薊還案是時破尤來大搶五幡賊還也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八荒震動至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上奏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耿純說帝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初王莽時帝與伯叔及姊

壻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帝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案姚子駰本作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帝未信到鄗帝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帝會羣臣復固請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乃命有司設壇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建武元年夏六月己未即黃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改元為建武改鄗為高邑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

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案范書卓茂傳作褒食邑二千戶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斤冬十月帝入雒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帝破聖公與朱鮪書曰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案范書帝紀未即位前使馮異寇恂破更始大司馬朱鮪軍即位後使鄧禹破更始定國公王匡軍北云交鋒未知何時又朱鮪太平御覽作伯叔本文似有訛脫

二年春正月益吳漢鄧禹等封曰漢草創德運正朔服

色未有所定高祖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臣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帝即位按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黄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竝受命而為王漢劉

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元復于漢宜以時修奉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奏言寵破在旦暮帝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比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為

寵兵掩擊破浮軍遠不敢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

三年帝征秦豐幸舊宅案范書帝紀及岑彭傳春正月帝自將南征夏四月破鄧奉五月還宮令岑彭等南擊秦豐秋七月大破之于黎丘至冬十月乃幸舂陵此章連書之殊未明晰冬十月帝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為樂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為章陵以舂陵為章陵縣案范書帝紀改舂陵鄉為章陵縣在建武六年此蓋通後事言之隗囂上書報以殊禮

四年夏五月帝幸盧奴為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飢饉黃金

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䕅𦽿尤盛或生狖菜菓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採穫穀果以為蓄積至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案范書帝紀是時平張步歸也

六年春二月吳漢下朐城 案范書帝紀蓋平董憲寵萌也 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

吏次第下至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顔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帝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集范書帝紀隗囂遣子恂入侍在五年冬十二月）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見（案本書馬援傳作凡十四見）自事主未嘗見明主如此也材直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

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事方畧量敵校勝淵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也案范書馬援傳囂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此叙援言于囂遣子入侍之後與范書異

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帝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七年春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帝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案塵太平御覽作屬連歲月乃決帝躬親萬幾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刮璽書案刮璽太平御覽作引經取具文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而出時騶騎馳出台入其餘禺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寖以無限詔告天下令

薄葬

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五郡太守步騎二萬迎帝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入城（案入太平御覽作西）

吳漢岑彭追守之

九年春正月隗囂餓出城餐糗精腹脹死

十一年幸章陵修園廟舊宅田里舍（案文選李善注作過章陵祠園廟）

十二年吳漢引兵擊公孫述（案范書帝紀吳漢伐公孫述出師實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葢通始事言之）入犍為界小縣多

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為我縛賊手足矣（案此二句未明晰疑有誤）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案范書吳漢傳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故下詔書有堅守廣都之語此不載漢拔廣都當是脫佚）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拒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攻城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案此下范書吳漢傳有漢違詔而敗事此不載）

當是脫佚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吴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于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焚燒帝聞之下詔讓吴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案文選李善注嬰作孩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于放麑啜羮之義二者孰仁矣失斬將安民之義案矣太平御覽作且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建武十

（三年是時屠耆國獻名馬）寶劒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苑囿池籞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嘗乘革輿羸馬公孫述故哀帝時（案此下未明斷攷范書述傳云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郎又云述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正與此文相備）即以數郡備天子用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馬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縣民無出門之役

十三年封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　案范書帝紀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至是改封

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十五年詔曰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為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案范書帝紀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隆坐徵下獄此所載詔文未完

十七年帝以日食（案范書帝紀日食在二月乙亥晦日）避正殿讀圖讖多御坐廡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自强從公出乘以車行數里病差四月二日車駕宿偃師病差數日入南陽界到葉以車騎省留數日行黎陽兵馬千餘匹遂到章陵起居平愈鳳凰五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案范書帝紀鳳見在冬十月）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十九年帝下詔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復十歲帝曰天下之重寶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二十年夏六月帝風眩黄癉病發甚以尉衛關内侯陰興為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甘露降四十五日案日太平御覽

作里

二十五年烏桓獻貂豹皮請闕朝賀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

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陵池案初作壽陵以下至此見太平御覽與前段互有異同故並纂入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且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

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為帝悔前徙之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東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二十五年南單于奉藩稱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于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所謂埽地更為者此也草創苟合未有還人案此亦指

雲中等八郡民歸本土者言益是年雖遣民歸本土而
歸者甚少至二十七年趙憙上奏復緣邊諸郡幽并二
州由是而定
民始徙盡

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
嘆而欲有事于太山汚七十二代編録以羊皮雜貂裘
何强顔耶

三十二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
為中元

中元元年案中元元年即建武三十二年也攷
范書帝紀實以夏四月己卯改元帝幸長

安祠長陵還雒陽宫是時醴泉出于京師郡國飲醴泉

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

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

郡國所上帝不聽是以史官鮮紀冬十月甲申使司空

馮魴告祠高祖廟曰高皇呂太后不宜配食薄太后慈

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

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

祭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

天下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太子襲尊號為皇帝羣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

三月葬原陵

帝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案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

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餘功臣一

百八十九人案范書帝紀建武十三年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與此異帝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遠方貢甘珍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封邑故皆保全帝封新野主子鄧汎為吳侯案范書鄧晨傳晨娶光武姊元漢兵敗小長安元遇害光武即位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李賢注云吳房今豫州縣也此作吳侯與范書異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案封均事范書不載外祖樊重為壽張侯案范書樊宏傳建武十八年追爵謚重為壽張敬侯重子丹射陽侯案范書樊宏傳丹以建武十三年封

孫茂平望侯案范書樊宏傳茂以建武二十七年封尋玄鄉侯案范書樊宏傳尋以建武十三年封從子沖更父侯案范書樊宏傳沖作忠亦建武十三年封后父陰睦為宣恩侯案本書陰睦傳睦以建武二年追爵范書陰皇后紀稱建武九年始追爵與此文異子識原鹿侯案范書陰識傳識以建武十五年封就信陽侯案范書陰興傳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新陽侯此作信陽與范書異而范書吳良傳又稱就為信陽侯未知孰是皇考女弟子來歙為征羌侯案范書來歙傳歙以建武十一年沒後追封弟由宜西鄉侯案范書來歙傳由以建武十三年封寗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案范書李通傳通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寗平公主雄通少子也又范書稱雄封召陵侯而不詳初封之年后父郭

昌為陽安侯案范書郭后紀昌以建武二十六年追贈子況縣曼侯案范書郭后紀況作況縣曼作縣蠻以建武二年封兄子竟新郪侯匡發干侯案范書郭后紀以竟匡為后從兄弟皆于建武十七年后廢時封姨子馮邯為鍾離侯案封邯事范書不載

帝蒙犯霜雪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三雨而濟天下蕩蕩人無能名焉案姚子騆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挂漏且劉昭與續漢書志補注李賢後漢書注所引之文互有異同又如光武紀中或稱公或稱王或稱世祖

前後差互今盡一更正兼攷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攷則彙綴于篇末如序贊之例

東觀漢記卷一